

# 锦瑟 无端

洁尘

HE CHEN  
WORKS

作品

寂寞深了，迷恋还在吗？  
内心里面有什么？里面有人，  
他来自存在的更深的  
一个维度。

J I N S E W U D U A N

这是一个伤痛、受难、死亡的忧伤故事。  
洁尘擅于以细腻、安静的叙述风格描写世俗生活，  
简洁的文字和充满画面感的段落，就像电影镜头的记录本。

APE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 锦瑟无端



洁尘  
JIE CHEN  
WORKS

作品

J I N S E W U D U A N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瑟无端/洁尘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396-5508-6

I. ①锦… II. ①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8251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杰

装帧设计:居居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375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精装)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锦瑟无端

洁尘  
JIE CHEN  
WORKS  
作品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洁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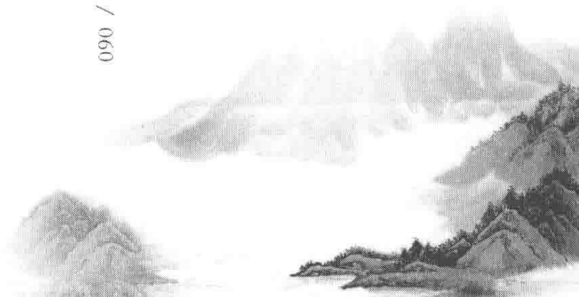
AUTHOR  
JIE CHEN

洁尘（本名陈洁），作家，定居成都。著有《华丽转身》《酒红冰蓝》《一朵深渊色》《啤酒和鲈鱼》等随笔集和长篇小说二十余部。现为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 目录

Contents

- 一 对面 / 001
- 二 泛紫的天空其实是阴天的傍晚 / 009
- 三 满街的梧桐 / 032
- 四 决明花开 / 040
- 五 无聊里面有一种悲伤寂寞的缤纷感觉 / 060
- 六 内疚也是一种挺来劲的东西 / 068
- 七 遥远 / 088
- 八 未来就跟这立了秋的天气一样 / 096
- 九 水井街上 / 118
- 十 往事被撕了个口子 / 123
- 十一 呼啦呼啦的风 / 144



十二 外面已经下了好一阵雨了 / 149

十三 他们的伤口不是来自对方 / 168

十四 在 16 楼 / 175

十五 重合，或者部分重合 / 195

十六 彩色的黄昏的云 / 198

十七 明智并不担负正确的任务 / 210

十八 对于天空的臆想 / 216

十九 电影在 73 分钟后 / 230

二十 曾经看到一只鸟从那里掠过 / 232

二十一 尾声 / 248



## 一 对面

当林采薇看到她对面那家新搬来的是谁时，她的心跳都要停了。她站在七楼到八楼的转角处，忍住了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哪个部位扑过来的一阵晕眩，好不容易让自己站稳了。

她的表现已经比她自己想象的要镇定很多了。

但她其实并没有想象过见到他的情形，所以，事实上也无从比较。可以这样说，她没想到自己会就这么看上去还算正常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他在锁门。门和门锁都是这个小区统一安装的，搬进来的业主只需要到物管去申请更换锁心和新钥匙就行了。把钥匙插进锁孔，朝右旋转三圈，门就锁好了。可能他刚搬来，不熟悉，鼓捣了好一会儿才弄好，等他转过身，正好看到在楼梯转角处拎着一袋菜呆立着的林采薇。

他一边往下走，一边说：“你好！你住对面吧？我刚搬来的。”



林采薇想笑笑，但她不知道自己脸上挤出来的表情算不算微笑。一时间她发不出声来，只好点点头。

“我姓陆。以后大家是邻居了，请多关照哦。”

林采薇又僵硬地点了点头。

“请问您贵姓啊？”

“林。”林采薇挤出这个字。

他本来已经在林采薇的旁边停了脚，想说点什么。可能是林采薇的表情过于不自然，他有点尴尬，所以最后只是讪讪地笑了笑，说了句“再见”，然后下楼去了。

待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直至消失之后，林采薇才渐渐地回过神来。一阵更大的惊愕像个浪头一样呛过来，让她鼻子酸了，眼睛也湿了。惊愕的背后似乎有狂喜的滋味，但更多的还是一种心悸。林采薇听到了心脏不规律跳动的声音，扑通扑通的，很重，但有点漏气的感觉。这叫什么呢？梦想成真？不对吧。她从来没有梦想过他会成为自己的邻居，就像她从来没有幻想过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会复活一样。5年来，她对他的梦想都隔着一个屏幕，他总是沿着屏幕进入她的梦中。很多时候，梦里的他也隔得很远，林采薇只能在人群里看着他。在梦里她喊过他，她喊：“佟敏！”他回过头来找声音的来源，视线却总是和她对不上。在梦里，她从来没有喊过他本身的名字。

他刚才说了，“我姓陆”。不用他自我介绍，林采薇当然知道他姓陆，陆一鹤。当然，他不知道她林采薇——一个40岁的身材单薄姿容平常的单身女人，为什么会在刚才见到他的时候失了魂。

林采薇的家在8楼，801室，现在对面的802室住的是陆一鹤。林采薇又上了9阶楼梯，看着802室的门，好让自己再次确定这一事实。从她两年前买下这套二手房搬进来开始，对面那家就一直是空的。这个小区不是太好，楼盘小，绿化空间小，最高是8楼，但是没电梯，爬起来不轻松；户型也不好，86平米一套，长形的，客厅在中间，面积不小，有30平米，但客厅不带窗户，是黑屋子，让人坐不住。被客厅一挤，其他两间房子的空间就小多了。这个小区的房子还是精装出售的，但所谓精装，其实还是简装，不过就是一水的地砖加白色的墙面乳胶漆，地砖颜色是一种让人看了很泄气的土褐色的釉面，亮晃晃的。也许是发现不如意处太多，虽然这小区是在二环路内，一开盘就卖完了，但很多人买了后就没打算自己住，只等着房价涨起来后倒手卖掉。但二手房的价格也一直涨不起来，比同地段的其他小区的房子每平米要低1000块左右。两年前林采薇是以3200元的单价买的二手房，就她的经济实力来说，能用这个价钱在这个地段买到一套房子，已经很不错了，没资格挑三拣四的。

但，陆一鹤也买了这房子？虽然凭林采薇对他的了解，他一直很沉寂，这几年尤其沉寂，不太走运，但怎么说他也是演艺圈的人，应该比她这个小编辑有钱多了吧？！

对面搬来了邻居，林采薇前两天就知道了，出门进门的，看着门口纸箱子什么的堆着，然后又清空了。没想到是他搬来了。她对着802室的门发了一会儿呆，渐渐地吧散掉的神一点点拢回来，掏出钥匙开门进了自己的家。她想，他不住话剧院的宿舍啦？

想到话剧院，林采薇从刚才见到陆一鹤的震惊之中滑到了某种说不清楚的遗憾之中。在林采薇的感觉里，他适合那个院子，他不能离开那个气象万千的老院子，离开了那个院子，搬到这个寡淡小区的8楼来，他的神光搞不好也就要褪掉了。在她的感觉里，陆一鹤只有住在那个院子里，才能把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已经从林采薇的现实生活中消失了的一个人重合在一起。那个人已经消失太久了，已经有20年了。在他消失了差不多15年之后，就像一张照片已经快褪掉所有影像的时候，陆一鹤，确切地说，是陆一鹤所扮演的那个人物，让这张照片重新清晰了起来。而这三个人，或者说是两个人的背景分明就是话剧院的老院子。

可陆一鹤离开了话剧院的院子！林采薇赶紧驱散了这种遗憾的想法。不管怎么说，他来了，他住在对面了，他进入她的周围。虽然这从来就不是林采薇的梦想，那是她的奢望。但现在，她的奢望摆在了她的面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了。开头的惊愕和狂喜还残存在林采薇的体内，但她已经镇定下来了，脸上的肌肉也柔和了下来。她笑了笑，她知道，这的确是一个微笑。进了家门在餐桌上放下那兜菜，林采薇这才发现，那一小把蒜薹已经在刚才的神志混乱中被自己掐成了一截一截的。

陆一鹤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进入林采薇的生活已经有很多年了。在楼道上看到陆一鹤的那个晚上，林采薇又拿出了那部影碟。

居然是一个整数。50次了。这是第50次看这部电影了。在第

50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出现在她的身边，成了她的邻居。说不定，这个时候他就在对面，虽然林采薇一直没有听到对面有人回来的动静。听不到是正常的，也许她在厨房或者卫生间的时候，陆一鹤回来了，开锁的声音林采薇没有听到。

林采薇一直有记账本，原先的做记录的本子在半年前就已经用完了，从今年4月开始，林采薇已经启用新的记账本了。但在这个用完了的旧本子的封面内里记着自己看这部电影的次数。林采薇画的是“正”字。这个晚上，她把影碟放进片仓后，到抽屉里取出那个旧本子，翻到封面内里，把那一横添上，然后数了数——十个“正”字了。

9月初，已经入秋了。夜风把窗帘吹得起伏不定。影碟停在主菜单上，林采薇看着变换着画面的屏幕，听着熟悉的电影配乐（老实说，配乐有点偷懒，直接用的是杜普蕾演奏的《埃尔加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并不准备马上按下“PLAY”键。这个版本的影碟是林采薇最喜欢的，之前，她还买过其他的版本，但只有这个版本做得最考究，在启动之前像电脑的屏幕保护一样配有音乐和画面，画面上没有人，只截取了一些影片中关于植物的镜头，其中最多的景象是初春的蔷薇，是那种叫作“大红袍”的蔷薇爬藤。这是林采薇最喜欢的花，而且，跟她的名字也很配。音乐声中，陆一鹤扮演的男主角佟敏的一句台词响起：“你说我们去哪儿？”当他说到第五遍的时候，林采薇跟着说了一遍，“你说我们去哪儿”，然后按下了“PLAY”键。

这部电影是2001年出品的，名叫《锦瑟无端》，是一部小制

作的非常寂寞的电影，没有能够排上院线的档期，也就是说没有公映过。《锦瑟无端》的影碟在市场上出现过，而且，这几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新的版本出现。现在很多中国内地的艺术电影都是这样，拼不过大片，进不了院线，又没有专门的艺术电影院，因此也就没有公映的机会，只能通过影碟上市这条路跟观众见面。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锦瑟无端》在反响上也很寂寞，影迷中很少有人讨论它。林采薇到网上查过，资料很少，只在几个专门的电影网站上有关于它的一点基本资料。在网上那个著名的影迷网站上，什么电影都可以查到，很多十分冷僻的电影都在上面成立有讨论小组。关于这部电影的小组，成员就只有三个人，发帖的人转帖了一点这部电影的资料，也就是主创人员以及出品时间，然后说了一句：“这片子静得让人想发疯。或者说，像张爱玲的一句话，‘有着疯子一般的镇定’。”跟帖的两位，一位说：“比蔡明亮的片子更让人想发疯吗？我没看过。还有人看过吗？”另一位说：“我也没看过。要去找来看看，静得让人想发疯的电影还是不容易的。”林采薇隔一段时间就上这个网站看看，但那个说要去来看看的人再也没下文了。

林采薇本来可以加入这个小组，补充一点关于这部电影的资料。她可以说：“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兼男主角之一就拍过这么一部电影，然后你们都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但我知道。我知道他是谁，他生活在哪里。他叫陆一鹤，1967年11月13日出生，青岛人，北电戏文系1990年毕业，分配到了成都的锦城话剧院。他一直生活在成都。”

她什么都没说，在网上，她习惯的只是溜达，从不说话。再说，她怎么舍得把他拿给众人分享？当然，也没什么众人，更谈不上什么分享。没人对他感兴趣，除了她林采薇。这种状态让林采薇很享受。

客观地说，《锦瑟无端》这部电影之所以那么落寞那么无人问津，也不是世人都没眼光、没品位，其实还是这部电影本身有问题。这部电影没有把故事讲圆，前面的气息还比较饱满，到了后面，气就泄掉了。应该说，陆一鹤并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他可能有很多想法，尤其偏爱长镜头。就故事来说，整部电影就像日常生活本身，太平淡了，几个主要的情节推动处他都没有用力，或者说，他不想在情节推动上用力。银幕上的他很多时候就这么在镜头里坐着，走两步，点一支烟，抽完后又点一支烟，看看街景，刮胡子，用浴巾慢慢擦干头发，把台灯摁灭又摁亮……看到后面，观众完全能够感受主创人员的意兴阑珊，这种情绪不是针对电影本身，针对的是现实，是生活。它和现实太像了，太逼真了。现实中一个处于伤痛期和空白期的人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没什么事，也没什么波澜，就这么沉默地忍受着自己低落的情绪，就这么活着。陆一鹤也许是个好作家，但不是一个好编剧，也不是个好导演，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好演员。当然，他是不是一个好演员，林采薇觉得自己并不能判定，她只是过于迷恋他在《锦瑟无端》里的一举一动了，这就失去了客观。

其实，在《锦瑟无端》里，陆一鹤所饰演的佟敏这个角色只是男二号，影片的焦点也没有放在这个人物身上，是放到男主角唐诗身上的；另外，着墨比较多的是唐诗的姐姐宋词。应该说，唐诗和宋词这两个人物形象在片子里都更细腻生动一些，但对于林采薇来说，她就是迷恋佟敏。佟敏这个人物的味道太像那个人了，而且，林采薇觉得佟敏也很像自己，她也会像他那样，不动声色地很镇定地过着悲惨的生活，不呻吟不发飙，但非常疼。他是这个故事里最不幸的人。林采薇终于在这个人物身上找到了和自己的结合点。不幸是会产生光环的，自己是不会感受到这种光环的，但在观看与自己同质的不幸时，光环就出现了，而且十分美丽。

几年前，从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开始，林采薇就开始记录了。她把这部电影延展成一部属于自己的记录。她不敢说这是她的作品，因为这个故事根本就不是她的。她只是记录着，随着一次次的观看，她不停地在电脑上修改着记录。每看一次电影修改一次，每修改一次，这个故事就似乎离电影本身越来越远。它在膨胀着，不可思议地细节化着。而每一处细节的丰富，就像一个岔路的产生，又一次偏离电影本身。应该说，林采薇的记录没有电影安静，它比较热闹，声音比较大；或者说，那就是林采薇的内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林采薇用自己的方式，从自己的角度来揣度这个故事。她篡改了这个电影，或者说，她自己写了一部小说。

## 二 泛紫的天空其实是阴天的傍晚

### | 林采薇小说 1 |

这个星期六，晚上 8 点半，我在 16 路公共汽车倪家桥站由北向南开的那一边的站台上等人。

6 月的傍晚，天空总有点泛紫。这种紫色很短暂，也很脆弱，待真正进入盛夏之后，它们就消失了。这种淡淡的紫色不是晚霞的缘故。泛紫的天空其实是阴天的傍晚，而晴天的傍晚，天空是微红中带点青色。我是这么觉得的。

那种紫色是我家正在开花的月季的紫，介于深紫与浅紫之间，有点肉感，有点像少女的嘴唇被冻了之后的那种感觉，娇弱柔美。我是一个植物爱好者，愿意把一种景观的色彩跟某种植物联想在一起；我有时也愿意把一种色彩跟少女结合起来联想。那是因为我早不是少女了，在不可逆的过程中，我已经远离了那个时期。



一般来说，只有在车站，我才会这么仔细地端详天空。在车站，似乎除了看看天空，就没别的事可以干。我在车站看到一些织毛线的女人。她们可能是车站上神态最自如最悠闲的人，那种自如和悠闲甚至让人觉得，她们在车来以后将毛线团和毛线针塞进提包里时带有被阻断的很遗憾的味道。我不会织毛线，虽然我是很想织的。于是在车站，我更多时候就注视天空。

我很少注视天空，所以记忆深刻。天空深远、阔大、变化莫测，它的感情是很深的吧，但这种感情不是针对我的。

注视天空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特别的情绪，是那种介于悲哀和伤感之间的情绪。这个时刻，我会有点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或者我觉得活着就那么回事，既没有特别值得也没有什么不值得的。我感觉到一种隔阂，跟生活，跟所有的人，也跟我自己。

站台上另外还有三个人。矮胖秃顶的中年男人不停地看表。黄头发小伙子不停地跺脚，并拍打蚊子；他肯定是B型血，人群中的灭蚊器。还有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女人把拎包抱在胸前，姿态警觉，但神态倒还安详。

看到这个女人我才觉得自己真不年轻了。她看上去就和我差不多年纪，35岁左右，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这个岁数。真不年轻了，虽然她身材保持得还行，如同我身材保持得还行一样。上了35岁的女人，身上就有一种蔫味儿，说不出具体哪里有点塌有点垮，反正不滋润不饱满了。我觉得她那个包不错，四方形的，包中间上方嵌一个短短的把手。这个包看上去皮子很软，天快黑了，那颜色我只能估计，可能是深蓝色。